

试论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其历史地位

阮礼军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针对南朝绮丽柔靡的诗风,陈子昂鲜明地提出了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新的理论,对盛唐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陈子昂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

【关键词】陈子昂;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4-0040-04

作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陈子昂第一次全面地在理论和实践上发起了对形式主义诗风的反击,其诗作不仅变革了齐梁颓风,而且更以其“奋发而起,仗剑而行”的积极姿态影响了盛唐,其诗风开启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影响了整个唐代诗坛,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古今许多文学史学大家都不惜笔墨给予赞誉。如杜甫《陈拾遗故宅》诗云:“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1]余冠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陈子昂“开一代诗风”,“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笔者认为,陈子昂之所以赢得古今这么多文学大家的一致好评,关键在于他非常鲜明地举起了汉魏风骨的大旗作为扫荡六朝颓风的有力武器,把声讨的矛头直接指向晋、宋、齐、梁以来的不良诗风,公开提倡复兴建安、正视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变革旧习、确立新风的发展方向上达到了空前的明确性和自觉性,确立了一种重塑人文精神的风骨论,开启了盛唐诗歌的序幕。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以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为纲领,在另外几篇如《喜驂军相遇醉歌序》、《与韦五虚己书》、《上薛令文章启》、《薛大夫山宴亭序》中也谈到了他在诗歌上的理论以及他对创作实践上的一些看法与思考^[3]。在那篇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陈子昂针

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过于讲究诗歌形式的华美与纤巧,而使内容流于糜俗苍白的弊端以及初唐时期文坛流行的“上官体”之风,提出了“建安风骨”与“风雅兴寄”的文学主张与审美评价,认为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高尚的情感以及刚健沉雄的风格。也就是说,作诗要讲究力度,讲究言志抒情。

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出现既有当时的社会原因,又有历史的继承关系,是时代精神与文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唐王朝建国之初,统治文坛的仍是南朝文风,忽视文学内容与社会效果,过度追求感官刺激,形成了绮靡柔弱的文学风格。这种文风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唐王朝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要求变革文风的呼声越来越高。统治者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着眼,对南朝以来的文风进行批评,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以唐太宗、魏征等人为代表。唐太宗反对文学的“释实求华”,提倡“节之于中和”^[4]。魏征批评六朝文学“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5]但他在否定南朝文风时并没有一刀切,相反,他希望新文学要在南朝文学的基础上产生,要求用北朝文学之刚劲充实去改造优美流畅却柔弱不堪的南朝文学。作为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初唐四杰同样对六朝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王勃认为文章之道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6],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但他们更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从文学内部规律出发提出“骨气”这一诗歌概念,倡导文学作品

收稿日期 2006-09-05

作者简介:阮礼军(1972-),男,湖南隆回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

必须表现浓郁感情及壮大飞扬的气势，这样他们也就远远高出了唐太宗君臣提出文质统一的主张。太宗君臣和初唐四杰的文学理论尽管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南朝文风的影响，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尤其是四杰的创作实践为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作好了准备。

太宗君臣从政治统治着眼强调革除南朝文风，四杰以艺术自身的发展追求浓烈的新文风，陈子昂则把两方面观点融合起来，鲜明地提出了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

首先，陈子昂从文学的目的、社会效用出发提出了兴寄说。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逸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3]在《喜驂军相遇醉歌序》中，他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3]兴寄，即比兴寄托，本源于《诗经》六义，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东汉郑玄赋予它美刺的含义，后来历代儒家论者逐渐将它发展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其实质是要求作家用作品来表现自己对国家政治得失及民生大计的感想意见，使文学创作有益于政治教化。陈子昂的“兴寄”理论也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理论，要求诗歌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发挥文学作品干预政治的作用。但较之传统儒家理论又有所扩充发展，他更强调的是兴发感情，注重诗歌的抒情性特征。他所谓的“兴”是发自诗人内心真正的感情，出自诗人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寄”则强调诗人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政治得失进行讽喻规劝，反对无病呻吟，更反对文学成为游戏消遣的工具。陈子昂以“兴寄都绝”讨伐南朝文风切中了南朝文学空洞柔弱、缺乏激情和气势的弊端，以内容的健康充实、感情的真切为文学的真谛，顺应了唐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这种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要求得到了后来的诗人的呼应，如李白亦云：“大雅久不作，事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7]杜甫更对陈子昂称赞备至：“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1]，这应该是文学理想的切合而产生的共鸣。

其次，陈子昂从文学的审美理想出发提出风骨说。他认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又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赞美友人东方虬的诗^[3]，这里的“骨气”也是指

“风骨”。如果说兴寄强调的是诗歌必须有深刻的内容与感情寄托的话，那么风骨则是强调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基础之上具有劲健刚直的风格、沉雄奔放的气势。“风骨”本指汉末建安诗坛苍凉悲壮的诗歌风格，刘勰云：“结言端直，则风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生焉。”^[8]“风”是要求诗歌有浓烈昂扬的感情、饱满飞动的气势，“骨”则是指诗歌有充实、刚健的思想力量。后来风骨实际上成了南北朝及后代许多文学家与文艺理论批评家反对空洞文风、倡导革新的口号。钟嵘《诗品》倡“风力”，杨炯批评唐初诗风“骨气都尽”皆是如此，陈子昂的风骨理论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他在追求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纯正的同时，紧扣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追求诗歌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尽管他没有象沈佺期、宋之问那样追求诗歌形式之严整工丽，但也不反对声律，他赞美东方虬诗既有自然音节的抑扬顿挫，又有旋律节奏的波澜起伏，正是纯诗歌艺术美的要求。这样兴寄与风骨相互结合，充实的思想内容、饱满激越的情感寄托、刚健沉雄的风格气势相互交融，从而达到“有金石声”的艺术境界，就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实质，亦是其文学创作之理想。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实践也体现了他的诗歌理论主张。陈子昂今存诗一百二十余首，《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和《感遇诗》是实践他诗歌理论的代表作品。

《登幽州台歌》是他最负盛名之作。当时诗人随武攸宜征契丹，满怀报国赤诚却不被重用，反而被降职处分，因此怀着忠而见弃、报国无门的悲愤，写下了这篇登临抒怀的作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3]

在这首诗中，诗人抛开狭小的现实世界，面对绵延的千古历史、茫茫的宇宙人生，对个体的命运进行思考。“前不见古人”，历史上象燕昭王那样重贤任能的英明君主已看不见了；“后不见来者”，即使将来还有类似的明君，然而诗人今生却等不到了。天地无限，人生苦短，生不逢时，怎不令人凄然泪下？“怆然涕下”不是发现了人生真谛后的绝望，而是诗人自我意识觉醒与失意遭压抑而产生的悲慨之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甘平庸建功立业的雄

心壮志。伟大而孤傲的诗人形象给人以崇高的美感，正是唐代具有浪漫精神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诗共有七首，诗里表现了他不像一般庸俗的官僚那样热衷于荣华富贵，而是向往那种举贤授能、人才解放的开明政治，希望人君尊敬和信任象他那样有才能的人。如《燕昭王》：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3]这首诗显然在燕昭王身上寄托着诗人的理想，充分表现了陈子昂这种被压抑的才士的“不平则鸣”的情绪。

子昂诗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三十八首《感遇诗》。这组诗或讽刺时政，感叹现实，慷慨沉痛；或感怀身世，抒写理想，寄兴深婉，是我们了解诗人一生生活和思想最重要的诗篇。其中一些诗篇，以充满同情的笔触申诉了人民的灾难，并且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和弊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圣人不为己》（其十九）：

圣人不为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静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3]

武则天崇信佛教，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首诗就是对武后修建佛寺浪费人力的讽刺。还有些诗篇，思想内容和《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很接近，抒发了个人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以及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愤慨不平。如《兰若生春夏》（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3]

这首诗集中反应了陈子昂生平最大的苦闷和矛盾。诗人以兰若自比，寄托了个人的身世之感。自己才华出众，但屡受排挤压抑，报国无门，最后年华流逝，理想破灭，就象秋风过后的兰若，在风刀霜剑的摧残下枯萎凋谢了。

上述诗篇内容主要是批评政治和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的，它们是陈子昂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最足以窥见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特点。除此之外，陈子昂还写了若干其它方面的诗作，其中一些赠别、怀古、旅行的诗，写得感情真切，真挚动人，如《春夜别友人》、《白帝城怀古》、《晚次乐乡县》

等等。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影响了随后的盛唐大批天才诗人，无论在格调、色彩、形式、节奏、韵律上，还是在题材上，对他们的影响都是显著而深刻的。

从理论上讲，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复古革新理论，其古风之作承《感遇》而化，以神运形，以律入骨，阳刚之气弥漫。他的许多直抒胸臆、气势豪迈之作更是对陈子昂“风骨”理念的发扬光大，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则直接倡导了“蓬莱文章建安骨”。殷璠在总结盛唐的创作实践中认为“开元十五年，声律风骨始备焉”^[9]。可见陈子昂的“风骨”论在盛唐被不断完善充实，发展壮大，成为整个盛唐诗歌的共同经脉和盛唐文人的共同精神所在。从诗的作品与题材上讲，陈子昂对后世文人亦颇有影响。他的《度荆门望楚》被认为“平淡简远，王孟二家之祖”^[10]，其对仗的精密、节奏的明快、色彩的和谐、层次的整齐、风格的淡远都成为随后山水诗派努力吸取的精华，而其气势的雄奇豪迈、景色的雄伟壮丽又使人联想到李白山水绝句的风采。陈子昂少时驰侠使气，成人后两次北征，赴边御敌，有建功立业的壮志，所谓“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3]，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边塞诗，并直接影响了其后的边塞诗派。尽管在这之前的诗人如初唐四杰也多有边塞诗作。但其内容更多的是在想象范围内的戍边乡愁、思妇闺怨和个人的壮志。而陈子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内容丰富、创作水平上都极大的超越了前人，为后来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陈子昂的兴寄、风骨理论抓住了南朝文学形式与内容脱离、缺少真情实感和理想寄托、风格柔弱等弱点，要求作家关心社会现实，干预政治，有理想、有寄托，反对无病呻吟，提倡刚健质朴的风格，这对唐代文学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盛唐是我国诗歌最光辉的时期，初唐是其准备阶段，而陈子昂就是这个准备阶段或者说酝酿时期的中坚人物和主要代表。陈子昂的文学活动虽只有二十多年，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寻常的贡献。他在宫体诗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了改革的口号，首先竖起了诗歌革命的大旗，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了自己提出的理论与主张。这对以后诗歌高

潮的出现起着奠基的作用。可以说，唐代的诗歌是在陈子昂施过肥的土壤上开放出的艳丽鲜花，也是在陈子昂的具体创作中开辟了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因此，韩愈在《荐士诗》中盛赞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11]

陈子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把盛唐文学高潮到来之功归于陈子昂一人也是欠妥当的。卢藏用在给子昂文集作序时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于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3]对陈子昂诗歌理论作了高度评价，但将陈子昂前五百年文学一概否定则未免矫枉过正了。尽管陈子昂诗歌理论适应文学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贡献卓著，但整个唐代文风的彻底改

变决非一夕使然，是一个由量变至质变的渐进过程。盛唐文学繁荣的到来是唐初近一百年众多作家共同努力探索的结果。我们从唐太宗、魏征、初唐四杰、沈宋、文章四友、刘张直至陈子昂等大批初唐作家的诗歌理论观点及创作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诗歌风格逐渐演变发展的轨迹。陈子昂的功绩在于总结了初唐诗歌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鲜明切实的理论观点，促进了唐诗的革新过程，使唐人终于找到了取代六朝文风的文学发展途径：以饱满浓郁健康明朗的感情代替颓靡浅薄的情调；以阔大高迈的胸怀与气魄取代纤弱细小之气；以清新自然之美取代雕琢与浅薄。因此，陈子昂以其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确立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唐)杜甫. 杜甫诗选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 余冠中. 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3] (唐)陈子昂. 陈子昂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 御定全唐诗：卷一[M/CD].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 [5] (唐)姚思廉. 陈书：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唐)王勃. 王子安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 [7] (唐)李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 (梁)刘勰. 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9] (唐)殷璠. 河岳英灵集[M]（据《四部丛刊》）.
- [10] (明)胡应麟. 诗数：内编卷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11] (唐)韩愈.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On Cheng Zi-ang's Poetic Theory, Writings and His Status in the History

RUAN Li-ju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hen Zi-ang brought out a literary renovation theory trenchantly centerring on Fenggu and Xingji to oppose the gorgeous and effeminate poetry style in Nan Dynasty, and practiced the new theory in his writings, which pu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sperity for poetry in crowning Tang Dynasty. This essay mainly analyzes Chen Zi-ang's poetic theory, his practice in poetic writings and his statu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Chen Zi-ang ; Poetry Theory ; Practice in Writing ; Status in the History

(责任编辑：张俊之)